

太子妃！据说可以吃穿不愁外加手下成群，  
不过皇宫里的这些皇后宫妃小内侍们也太烦人了吧？  
一个两个都想爬到她的头上。不用说，勾心斗角者、蛮不讲理者、仗势欺人者，  
皆打之……什么？不能打？那她的无量神功岂不是白练了？

# 极品太子妃



圆不破◎著



NLIC 29707017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极品太子妃



圆不破◎著



NLIC 297070177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品太子妃. II / 圆不破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978-7-80742-555-7

I. 极…II. 圆…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906 号

---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邮 箱: [bhz@bhzw.com](mailto:bhz@bhzw.com)

---

书 名: 极品太子妃 (II)

作 者: 圆不破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符双柳

特约编辑: 晓 秋

装帧设计: 王盛英 赵 娜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5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555-7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87645581

## 第一章 皇太子的初恋

什么？你不知道顾倾城是谁？见傅悠然心中纳闷，晏佩若不由莞尔一笑。

这事情还得从十六年前说起。当时齐亦北刚刚四岁，他的舅舅，也就是皇后的弟弟，当朝的国舅大人将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儿送进宫。这女孩儿是国舅的好友临终前托付的遗孤，国舅爷呢，就把这女孩儿收为义女，这就是顾倾城。

为什么送进宫呢？据说国舅的夫人是个母老虎，而国舅爷的这个临终好友呢，偏偏是个女的，光冲着这一点，就让国舅母打翻了醋坛子，国舅爷还敢让顾倾城呆在自个儿家么？送到别人家又不放心，最后，干脆送到宫里，自己妹妹这来了。

这顾倾城进了宫之后，便引起了齐亦北极大的关注。

顾倾城这个女孩儿也是十分聪慧的，一张小嘴儿更是甜得像是抹了蜜，于是便很快得到昭泰帝和皇后的喜欢。她跟齐亦北感情甚笃，算得上是真正的青梅竹马，比亲兄妹还好上三分。

不过这小的时候是兄妹之情，长大了就难免有别的想法了。尤其当齐亦北长到十三四岁，正是骚包的年纪，再加上整天对着跟自己这么合拍的人，生理加心理因素，怎能不让他的一颗纯纯少男之心蠢蠢欲动呢？可惜天不遂人愿，就在顾倾城十二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断了气，国舅爷不知从哪找了个游方道人，带着她出了宫，上山医病去了。

齐亦北的初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大家可以想象，这对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造成了什么样的打击。据说在某段时间里，太子殿下见着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只会说两个字：倾城……

而后数年，顾倾城如同石沉大海，再无一点消息，到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

如今，她回来了。

听着晏佩若娓娓道来，傅悠然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难怪宫里的人都大惊小怪的，太子殿下的初恋情人，自然是不能轻视的。

这边太阳刚落山，晏佩若便来了，原本还有些犹豫，可一见到林熙月，晏美人的脸都绿了。看来这太子妃真不简单，她刚与薛萱宁达成了某项协议，太子妃就将掳劫她的山贼大姐头弄进宫来。这下她还哪敢轻举妄动，当下便将与薛萱宁的私下协议供了出来。

其实倒也简单，今天早上晏佩若去给皇后请安之时，刚好碰上了初回宫中的顾

倾城。她与齐亦北私下交往的时间也不短了，自是知道顾倾城在齐亦北心中的地位，一回到东宫她就连忙就去了宁雪轩。薛萱宁也从元妃派来报信的宫人那得知了此事，与晏佩若一拍即合。二人商定，前事暂且一笔勾销，无论二人有何恩怨，都先放至一旁，如今她们要团结一致，对抗外敌。

说到这，这个协定与傅悠然还没有任何关系，傅悠然自然也没放在心上，可晏佩若接下来的话，却与她密不可分。

协定的第二条是，让“新欢”对抗“旧爱”，鹤蚌相争，好渔人得利。不用说，“旧爱”是顾倾城，“新欢”就非傅悠然莫属了。

“顾倾城……”晏佩若走后，傅悠然念着这个名字，不由得涌起了极强烈的好奇心。林熙月幸灾乐祸地道：“哈哈！新欢，你打算如何对抗旧爱？”

傅悠然送出一记白眼：“对什么抗？老齐现在有三个小妾，不在乎再多一个，我是太子妃，还怕她？”

“这会倒把自己当成太子妃了？”林熙月笑道，“你留在宫里当太子妃，那你的弟兄怎么办？”

傅悠然怔了半晌，呆呆地点了点头：“是个问题，唉！看来还是我出宫，她上位，两全其美。”

“切！”林熙月不给面子的哧笑一声，“刚才没听晏美女怎么说吗？那个姓顾的可是原来大家心中的太子妃人选，老齐对她也是余情未了。现在她回来，还用你让？直接踢你出局。这倒好，省了麻烦，最近有空就收拾收拾东西，出宫时别忘了叫我。”

“踢我出局？”傅悠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尖，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简直是侮辱！从来都是她傅大寨主抢东西，除非她自愿放手，迄今为止还没人能从她这里把东西抢回去。太子妃，也一样。

“有种就让她试试！”傅悠然心中燃起了熊熊战火，久久不熄。

“悠然！”林熙月握住她的手，一脸的坚毅，“放心大胆地干吧，我无条件支持你！”

有朋友，真好！傅悠然沉浸在无边的感动中，忽略了林熙月眼中一闪而过的狡黠。

的确，林熙月是应该支持傅悠然的。因为只有傅悠然还是太子妃，她才能时常混入宫中，再有目的地接触怀王和德妃，这样她才有希望完成她的“二嫂”梦。

“你笑什么？”傅悠然皱着眉头盯着林熙月的嘴角。

“啊？”林熙月摸摸嘴，“呵呵，没笑。”

“笑得流口水，还狡辩？”

“脸……抽筋，又、又来了……”

当天晚上，齐亦北并没有回到东宫，傅悠然积攒的斗志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更加强大了。

第二天清晨，最先赶到傅悠然寝宫的并不是先前约好的晏佩若，而是薛萱宁。她的目的与晏佩若一样，也是来“投诚”的。她选择性地报告了与晏佩若的和平共处条例，适当地隐瞒了新旧对抗条款，傅悠然也懒得拆穿她。等晏佩若来了，两个盟友在第三方处见面虽然有些尴尬，却又都自动忽略，亲亲热热的像是没有任何事发生过，令傅悠然与林熙月万分敬佩。

于是请安队伍中又增加了新丁，现在包括人员如下：太子妃傅悠然、良娣晏佩若、良娣薛萱宁、宫女林熙月、太监小安子、其余龙套宫人若干。一行十数人出了寝宫范围，又出了东宫范围，朝着那广阔的后宫去也。

事实上，并不是出了东宫的大门就是后宫。太子东宫和皇帝后宫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它们共同存在于皇宫之中，却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独门独院，只是后宫的“院”大些，东宫则小了几倍不止。从东宫出来，需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再穿过一道连接后宫的永安门，才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后宫”。

一路七拐八扭的，走得林熙月头晕眼花，才算是到了紫槐宫。昨天晚上，她与傅悠然商定了详细的踩盘子计划，所以一进紫槐宫，林熙月便在傅悠然眼神的示意下放缓了脚步，最后脱离出请安队伍，海阔天空去也。

傅悠然则带着两个小妾，以及手下到了紫槐宫的正殿。只见皇后端坐正中，正与一旁的几个妃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儿臣参见母后。”傅悠然向来知道什么时候该规矩。

皇后笑道：“快过来，昨天本想介绍个人给你，谁想亦儿他们哥几个在宫里待不住，非要出宫去了，就没叫你。估摸着他们一会儿就会进宫，你就留在这，见见亦儿的表妹。

经验告诉我们，表哥表妹是最容易有猫腻的群体，何况还是个“干”表妹。不过倒也不怪皇后，难道要当着现任儿媳妇说那是你老公的初恋情人吗？

傅悠然对顾倾城的好奇已经达到了极点，当然，还有浓烈的战意。

各自落座后没多久，便有宫人通报，齐亦北他们回来了。

无暇理会踏进殿来的齐亦北和墨玮天，傅悠然的目光始终牢牢地锁定在他们身后的那一抹水蓝色身影。待看清了那个女子，微微地错愕后，傅悠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原来如此。

## 第二章 他她

齐亦北看上的人，自然是极为出色的，可傅悠然没想到，竟会出色到出乎她的意料。

顾倾城，说她美，自是极美的。自古的美人都会有人提诗颂词去赞美，在此请自行想象描写美女诗词一千字，我们傅大寨主就不再费心想了。然而顾倾城最为耀眼的，却不是她的无双容貌。有道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顾倾城就像是一朵出水芙蓉，那空灵的气质是任何人也不能忽视的。尤其衬上她今日的一袭水蓝衣裙，纤不染尘，更像是一个误入凡间的仙子。不过，傅悠然的“原来如此”，却不是叹她的出色，而是指顾倾城的眉眼间，竟与晏佩若有三四分的神似。或许是说反了，应该是晏佩若与顾倾城神似才对。原来齐亦北先前对晏佩若另眼相看，不是因为晏美人本身，而是因为眼前的蓝衫仙子，又难怪他竟会那么爽快地便决定放弃晏佩若了。

不过神似归神似，二人的气质大不相同。晏佩若的美貌自是不用说的，不过她却美得娇气，美得需人呵护，就像一株温室的兰草，而顾倾城则恰恰相反。

傅悠然突然明白了齐亦北为何过了这么多年还将顾倾城牢牢地记在心间，这样的女子，根本不可能忘记。

齐亦北见着傅悠然，多多少少显出了几分尴尬。他相信傅悠然已经知道了有关顾倾城的所有。不管他与傅悠然是被逼无奈也好，有名无实也好，傅悠然始终是他现任的太子妃，于公于私他都应该提前打个招呼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傅悠然的“逼”视下入场。

“倾城，快过来。”皇后显然看出了齐亦北的不自在，连忙免去见礼环节，将顾倾城招至身边，“这位就是你表嫂。”说罢又向傅悠然道，“悠然，这位就是你舅舅的义女，顾倾城。”

于是二人起身相互问安，归座之后，顾倾城正想与傅悠然搭话，却被那些入宫时间长的宫妃拉着问这问那，很开殿中就形成了几个小团体。这几天新入宫的妃子一个团体，薛萱宁和晏佩若一个团体，以皇后为首的与顾倾城熟识的人又是一个团体。

傅悠然？呃……跟小安子一个团体。

不是她们不团结一致，实在是皇后组的成员个个忆苦思甜遥想当年，新入宫的根本插不上嘴。几个团体有默契地各聊各的，互不干扰，倒也省了几分尴尬。

皇后组的淑妃掩嘴笑道：“想当年，太子总说要娶倾城做妃子，谁欺负倾城啊，太子定是第一个不依的。”

淑妃是八公主的生母，跟皇后沾了些亲戚，也算是齐亦北的长辈，故而说话时也随便了许多。

顾倾城双颊微红，笑道：“那都是小时的事了，淑妃娘娘就别再提了。”

“什么小时的事？”淑妃一脸不同意地说道，“这才过去几年？你不问问太子，当初说的还作不作数？”

顾倾城红着脸垂下头去，齐亦北道：“你们别再取笑她了。”

“瞧瞧，”淑妃笑道，“现在还护着呢。”

这番话引得在座的老牌嫔妃们一阵哄笑，齐亦北也不能自己地勾着嘴角，大有深意地看着顾倾城。顾倾城却只低着头，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这番情景更让众人觉得郎有情、妾有意，止不住地调侃，就连皇后都忍不住揶揄两句，看来对于这桩婚事，她也是乐见其成的。只是顾倾城做不成太子妃，很可惜吧。她们心中大概……都是这么想的。

“在发呆？”

傅悠然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扭过头去，却见墨玮天不知何时走到她身边。她耸耸肩，看着齐亦北的方向道：“老齐真的栽了。”只看他的眼睛始终不离顾倾城，便知道顾倾城在他心中的地位。

墨玮天轻笑道：“连我都没想到，他竟会记了倾城这么多年。”

“是么？”傅悠然说了句可有可无的废话，眼睛却瞧着齐亦北，看着他脸上的笑意和那双比任何时候都明亮的眼睛，心头竟升起一种闷闷的感觉。

墨玮天看了看傅悠然，突然问道：“林大姑娘去哪了？”

傅悠然的注意力收了回来，失笑道：“真是出奇，我以为你会避她不及的。”

“的确是不及。”墨玮天点着头道，“所以才要更加注意她的行踪。”

傅悠然强忍住笑意：“你不会是对她……”

“打住，”墨玮天夸张地环住双臂，“我觉得她比你更可怕。”

“哈！”傅悠然笑着压低声音，“做道选择题吧。一，吐出怀王的十万两；二，娶了林熙月。选哪个？”

墨玮天脸色微白，苦着脸小声道：“为了怀王……你也真忍心。十万两，够我赚

上一段时间了。”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傅悠然连忙撇清关系，“如果你不想林熙月主动出击的话，就乖乖地吐出银子，争取宽大处理。”

“我得考虑考虑，”墨玮天后悔得要命，不该因为一时的同情便主动过来跟傅悠然聊天，聊着聊着十万两就没了，果然是山贼出身！“不过话说回来，你跟林某人怎么就那么迷恋怀王？”

傅悠然想了想：“他好呗。”

“我也好。”墨玮天指着自己。

“我想吐，”傅悠然不给面子地白了他一眼，“不过你现在最好出去看看林熙月，她在外面踩盘子。”

“踩……盘子？”墨玮天莫名其妙地说道，“是杂耍么？”

傅悠然用同情智障人士的目光盯着他许久后，低声解释了“踩盘子”的定义。墨玮天的眉头越皱越紧，咬牙道：“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傅悠然笑得很开心：“是啊，不仅胆子大，我们还商定，她要是被人发现，就说是跟着你一起进宫的，义兄。”

墨玮天的脸当时就绿了，他到底造了什么孽？

“你……你们欺负人！”墨玮天哭丧着脸走出殿去。傅悠然得逞地奸笑一番，目送墨玮天出了大殿后，她收回目光，却与齐亦北的视线碰了个正着。齐亦北微蹙了下眉头，飞快地扭过头去，仍然盯着顾倾城。

齐亦北有些郁闷。自从无意间见到傅悠然笑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的不雅形象后，他的目光便时不时地向顾倾城“请假”。什么事啊？要不要笑得这么粗野？当着顾倾城的面，太子妃的脸都让她丢尽了！还还还……居然还跟男人靠得那么近！虽然墨玮天与傅悠然两个人表面上是义兄义妹的关系，但他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过齐亦北不知道的是，除了他，其他人丝毫没注意到墨玮天与傅悠然间发生的一切事情。

“……太子哥哥，你说是不是？”

“啊？”被点到名的齐亦北呆了呆，一脸茫然地望向顾倾城。

顾倾城的话显然是不宜再重复的，二人僵在那里，一时间有些尴尬。在座的另一名嫔妃笑道：“还说什么兄妹之情，倾城，你这回可知道你太子哥哥的真正心意了吧？”

淑妃打趣道：“这个问题太子自然是要装傻的，不然你让他怎么回答。”

齐亦北搞清了问题，摊手一笑：“别再说我们了，我倒是无所谓，但倾城是女孩子，可是会不好意思的。”

听了这话，众人又是笑成一团。

有那么好笑么？傅悠然呆呆地看着她们，又无聊地摆弄着手指，赫然发现掌心因练功而一直存在的薄茧居然消失了，看来她真的懈怠了。

“表嫂在看什么？”顾倾城歪着头看着她，那模样当真令人心动，“听说表嫂与太子哥哥间发生了许多趣事，表嫂有空一定给我说说。”

“一定一定，”傅悠然讪笑道，“你若是早两个月回来，趣事更多呢。”

“哦？”顾倾城先是好奇，而后一脸惋惜地说道：“原本是要早些回来的，可临时耽搁了，心中很是遗憾。”

“没关系，时间多的是，”傅悠然笑笑，踌躇了一下，还是问道，“回来还走么？”她得先确定顾倾城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大概会多留一阵子。”顾倾城说这话时有些犹豫，眼神不经意地飘向齐亦北，又迅速收回，淡淡地说道，“这次本是回来看看义父和姑母姑丈，恭贺太子哥哥和表嫂的新婚之喜，再者就是陪师兄来京城办事。等师兄办完了事情，我们就要重返山上，继续聆听师父教诲。”

几句话说完，皇后便皱起眉头道：“倾城，怎么？你还要走吗？”

顾倾城垂下头低声道：“师命难违。”

这样一来，刚才调侃二人的妃嫔谁也不出声了，大殿上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齐亦北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显出掩饰不住的失望。傅悠然心中暗笑，原来这小子并不知道顾倾城还会再离开。师兄，哈！这可是比干表哥更敏感的字眼，师兄师妹也是另一组极容易传出绯闻的团体。你青梅竹马又怎么样？最关键的情窦初开之时你没陪在身边，就少想那些有的没的了。这大概就叫襄王有梦，神女无心。通俗解读就是四个字：自作多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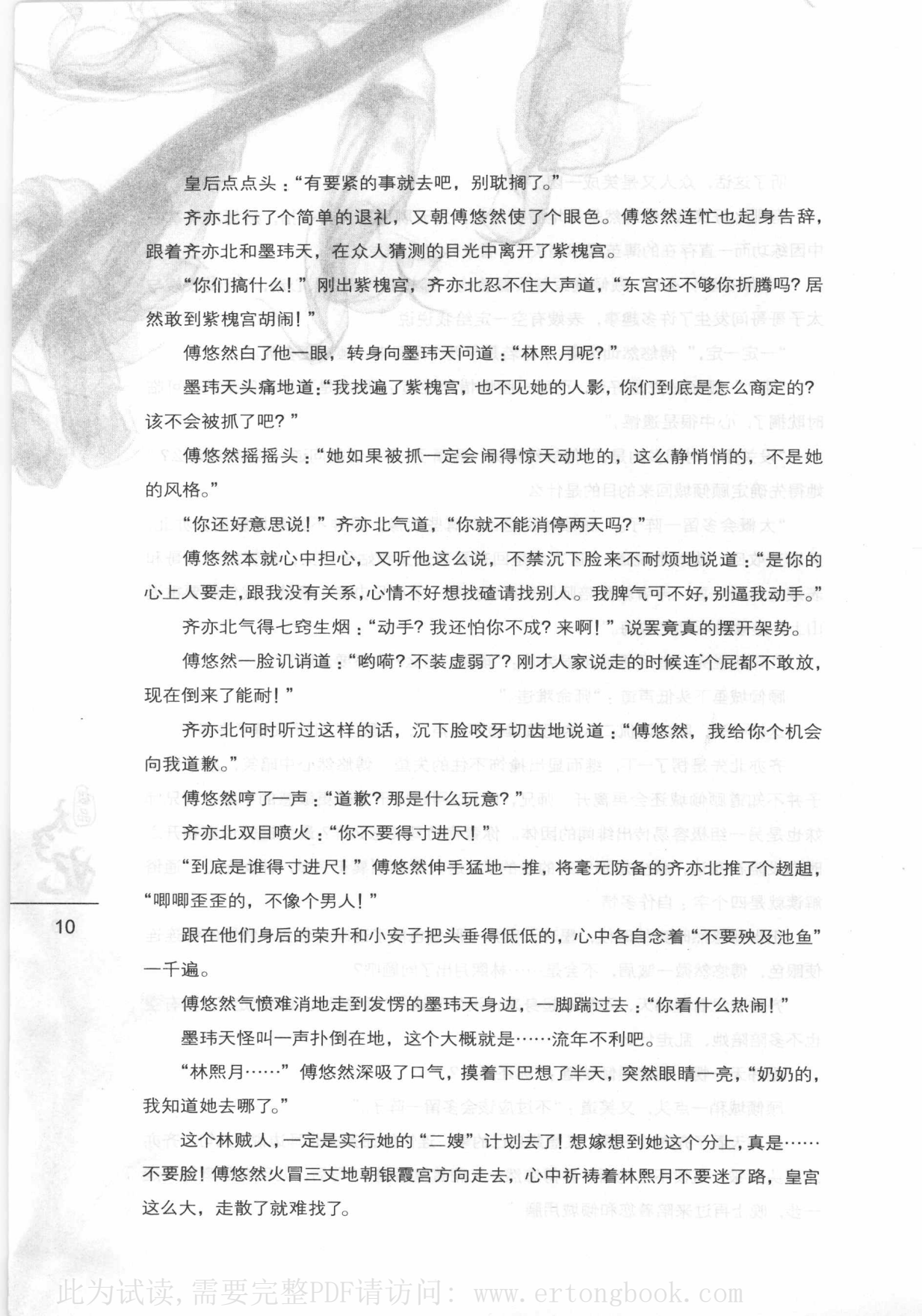
正当傅悠然暗爽的时候，墨玮天突然一脸急色闯了进来。他见了傅悠然便连连使眼色，傅悠然微一皱眉，不会是……林熙月出了问题吧？

齐亦北见着墨玮天，不禁站起身来，没好气道：“倾城没几日便要走了，你有空也不多陪陪她，乱走什么？”

墨玮天一愣，朝着顾倾城道：“你还要走？”

顾倾城稍一点头，又笑道：“不过应该会多留一阵子。”

墨玮天看了齐亦北一眼，又想起自己的事，连忙俯在齐亦北耳边说了几句。齐亦北眉头大皱，气愤不已地看了看傅悠然，又朝着皇后道：“母后，儿臣有些事得先走一步，晚上再过来陪着您和倾城用膳。”



皇后点点头：“有要紧的事就去吧，别耽搁了。”

齐亦北行了个简单的退礼，又朝傅悠然使了个眼色。傅悠然连忙也起身告辞，跟着齐亦北和墨玮天，在众人猜测的目光中离开了紫槐宫。

“你们搞什么！”刚出紫槐宫，齐亦北忍不住大喊道，“东宫还不够你折腾吗？居然敢到紫槐宫胡闹！”

傅悠然白了他一眼，转身向墨玮天问道：“林熙月呢？”

墨玮天头痛地道：“我找遍了紫槐宫，也不见她的人影，你们到底是怎么商定的？该不会被抓了吧？”

傅悠然摇摇头：“她如果被抓一定会闹得惊天动地的，这么静悄悄的，不是她的风格。”

“你还好意思说！”齐亦北气道，“你就不能消停两天吗？”

傅悠然本就心中担心，又听他这么说，不禁沉下脸来不耐烦地说道：“是你的心上人要走，跟我没有关系，心情不好想找碴请找别人。我脾气可不好，别逼我动手。”

齐亦北气得七窍生烟：“动手？我还怕你不成？来啊！”说罢竟真的摆开架势。

傅悠然一脸讥讽道：“哟嚯？不装虚弱了？刚才人家说走的时候连个屁都不敢放，现在倒来了能耐！”

齐亦北何时听过这样的话，沉下脸咬牙切齿地说道：“傅悠然，我给你个机会向我道歉。”

傅悠然哼了一声：“道歉？那是什么玩意？”

齐亦北双目喷火：“你不要得寸进尺！”

“到底是谁得寸进尺！”傅悠然伸手猛地一推，将毫无防备的齐亦北推了个趔趄，“唧唧歪歪的，不像个男人！”

跟在他们身后的荣升和小安子把头垂得低低的，心中各自念着“不要殃及池鱼”一千遍。

傅悠然气愤难消地走到发愣的墨玮天身边，一脚踹过去：“你看什么热闹！”

墨玮天怪叫一声扑倒在地，这个大概就是……流年不利吧。

“林熙月……”傅悠然深吸了口气，摸着下巴想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奶奶的，我知道她去哪了。”

这个林贼人，一定是实行她的“二嫂”计划去了！想嫁到她这个分上，真是……不要脸！傅悠然火冒三丈地朝银霞宫方向走去，心中祈祷着林熙月不要迷了路，皇宫这么大，走散了就难找了。

### 第三章 意外

再说林熙月，她哪里知道银霞宫在什么地方？从紫槐宫溜出来也是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提前见到未来的婆婆，走走后门。抛石子决定了方向，走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碰到的不是宫女就是太监，重要人物一个没见着，又不敢随便问，怕惹人怀疑，干脆往回走，省得傅悠然知道后“妃”颜大怒。

走了还没两步，就听到身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喂！”

林熙月四处看了看，发现在场的不止她一人，还有值班站岗的太监，所以断定不是在叫自己，便放心地继续前行。忽然身后风声响起，闪躲已来不及，肩头已被人牢牢扣住。

“耳聋了吗？叫你还走！”

林熙月一个闪身挣开那人的手，回头吼道：“说话就说话，干吗动手动脚的！”这一回头，才看清了来人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穿着一身紫衣，长得倒也美丽，只是此时粉面含霜，破坏了整体的美感。

那女孩儿轻蔑地扫了林熙月一眼：“一个下人，居然如此无礼。快告诉我，怀王住在什么地方？”

林熙月讥笑道：“哪个村儿里来的村姑？连常识都不知道还乱打听，也不怕让人笑话。”

常识就是皇子们在成年后就会离开宫廷，出宫立府，就连太子都得搬离后宫，何况是怀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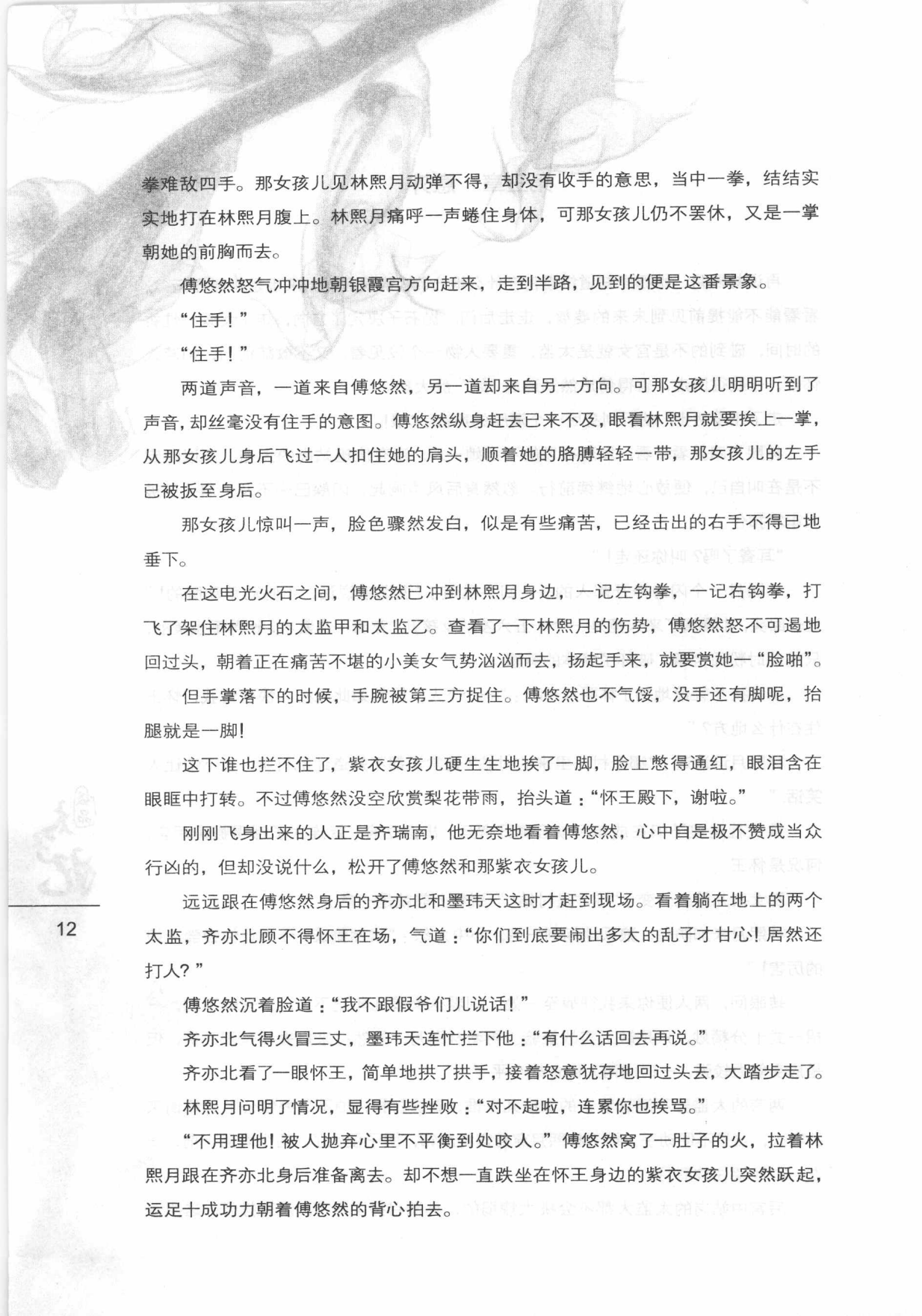
那女孩儿脸色一变：“你才是村姑！”说着上前就是一掌。

林熙月未加防备，狼狈地闪到一旁，心中大怒：“居然偷袭？今天让你尝尝老娘的厉害！”

转眼间，两人便你来我往战至一处。别看这女孩儿年纪不大，工夫却不弱，一招一式十分精妙，只是缺乏实战经验。再看林熙月，虽然打来打去都是那几招，但是应变能力较强，一时间两人倒也战个平手。

两旁的太监弄不清这紫衣的女孩儿是谁，看这打扮，怕不是哪位公主后妃请来的客人，自是不便动手，再看林熙月穿着宫女服饰，胆子便大了。两个太监上前，一左一右地架住林熙月。

后宫中站岗的太监大都不会挑太瘦弱的，林熙月挣了两下，没有挣开，这叫双



拳难敌四手。那女孩儿见林熙月动弹不得，却没有收手的意思，当中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林熙月腹上。林熙月痛呼一声蜷住身体，可那女孩儿仍不罢休，又是一掌朝她的前胸而去。

傅悠然怒气冲冲地朝银霞宫方向赶来，走到半路，见到的便是这番景象。

“住手！”

“住手！”

两道声音，一道来自傅悠然，另一道却来自另一方向。可那女孩儿明明听到了声音，却丝毫没有住手的意思。傅悠然纵身赶去已来不及，眼看林熙月就要挨上一掌，从那女孩儿身后飞过一人扣住她的肩头，顺着她的胳膊轻轻一带，那女孩儿的左手已被扳至身后。

那女孩儿惊叫一声，脸色骤然发白，似是有些痛苦，已经击出的右手不得已地垂下。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傅悠然已冲到林熙月身边，一记左钩拳，一记右钩拳，打飞了架住林熙月的太监甲和太监乙。查看了一下林熙月的伤势，傅悠然怒不可遏地回过头，朝着正在痛苦不堪的小美女气势汹汹而去，扬起手来，就要赏她一“脸啪”。

但手掌落下的时候，手腕被第三方捉住。傅悠然也不气馁，没手还有脚呢，抬腿就是一脚！

这下谁也拦不住了，紫衣女孩儿硬生生地挨了一脚，脸上憋得通红，眼泪含在眼眶中打转。不过傅悠然没空欣赏梨花带雨，抬头道：“怀王殿下，谢啦。”

刚刚飞身出来的人正是齐瑞南，他无奈地看着傅悠然，心中自是极不赞成当众行凶的，但却没说什么，松开了傅悠然和那紫衣女孩儿。

远远跟在傅悠然身后的齐亦北和墨玮天这时才赶到现场。看着躺在地上的两个太监，齐亦北顾不得怀王在场，气道：“你们到底要闹出多大的乱子才甘心！居然还打人？”

傅悠然沉着脸道：“我不跟假爷们儿说话！”

齐亦北气得火冒三丈，墨玮天连忙拦下他：“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齐亦北看了一眼怀王，简单地拱了拱手，接着怒意犹存地回过头去，大踏步走了。

林熙月问明了情况，显得有些挫败：“对不起啦，连累你也挨骂。”

“不用理他！被人抛弃心里不平衡到处咬人。”傅悠然窝了一肚子的火，拉着林熙月跟在齐亦北身后准备离去。却不想一直跌坐在怀王身边的紫衣女孩儿突然跃起，运足十成功力朝着傅悠然的背心拍去。

“小心！”怀王再想出手已来不及，只得出声提醒。

傅悠然听到声音向旁一闪，却终是晚了一步。“啪”的一声，那女孩儿的手掌已拍上她的肩头。傅悠然只觉左肩剧痛，趑趄了两步，在倒地前被赶来的怀王堪堪扶住。

前头的齐亦北与墨玮天大惊失色地回身赶来。齐亦北从怀王怀中抢回傅悠然，墨玮天已挡在几人身前，朝那女子喝道：“竟敢在宫内放肆！”

怀王也道：“小小年纪就出手毒辣，你究竟是谁？”

齐亦北和墨玮天皆是一愣，本以为那女子与怀王有关，可如今听这口气，这女子的来历倒十分可疑。

齐亦北看着怀中面色惨白的傅悠然，心头一痛，抬头喝道：“管她是谁，先拿了再说！”

那女孩儿一昂头，冷声道：“我是未来的怀王王妃，我看谁敢动我！”

这……倒是没人敢动她了，所有在场的人全部僵直着身子看向怀王。怀王呆了半晌，才一脸茫然地道：“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

那女孩儿脸色大变：“你？你就是怀王齐瑞南？”

搞了半天，她根本就不知道谁是怀王。

林熙月哼了一声：“不只是没见识，还恬不知耻。”

那女子气愤不已，上前一步挥掌便打，却被怀王抓住手臂。林熙月一脸得意地看着她道：“见过不要脸的，你排名第一。怀王王妃也是随便冒充的吗？告诉你一个内幕，怀王的王妃人选早已内定本姑娘我了，你就不要妄想了。”说罢还朝齐瑞南眨了眨眼睛。

齐瑞南额上冷汗密布，他不过是按往来的习惯进宫来给母妃请安，怎地就莫名其妙地上演一出“二女争妃”的戏码？

那女孩儿不屑地道：“胡说，你一个宫女，身分下贱，怀王会立你为妃？”

“这就叫世事无常，”林熙月挨到齐瑞南身边，“我与殿王殿下朝夕相处，日久生情……”

“喂……”一声虚弱的叫声自齐亦北怀中响起，“我都快死了，你们居然还看热闹……”

呃……人总是好奇的嘛！

齐亦北连忙抱起傅悠然，朝着紫槐宫方向走去，边走边道：“二哥，此女来历不明，还是带到母后那去审问一番。”

“谁敢！”那女孩儿又是一声大喝，“我是顾倾城的师妹，顾倾城你们知道吧？”



不过……这次却没人理她，齐瑞南扣住她的脉门，沉着脸跟在齐亦北身后。等到了紫槐宫，嫔妃大都已经散去，只有顾倾城陪在皇后身边。见傅悠然竖着出去，横着进来，众人俱是吓了一跳。齐亦北隐去有关林熙月的环节不提，只说是有刺客行刺傅悠然。皇后听罢大怒，一边派人去宣太医，一边吩咐将那“女刺客”带上殿来。

当齐瑞南带着那个女子踏入殿中的一瞬间，顾倾城脸色大变，起身惊呼道：“紫烟，你怎么会在这？”

齐亦北等人纷纷侧目，墨玮天道：“倾城，你当真认得她吗？”

顾倾城面现急色，朝墨玮天点点头，又朝着皇后跪下：“姑母恕罪，她是我的师妹，此次与我和师兄一同进京，只是不知为何出现在宫中。”

皇后眉头大皱，齐瑞南闻言也放开了那女子，紫烟一脸委屈地跑到顾倾城身边，娇嗔道：“师姐，她们都欺负我，最可恶的就是他！”她指着怀王道，“还打我！”

顾倾城微微皱了下眉头，拉着紫烟道：“不要胡闹，快点给皇后娘娘见礼。”

紫烟打量了皇后好一会儿，才跪下身道：“紫烟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此时可难办了，既然她是顾倾城的师妹，别管她是怎么进来的，肯定不会是刺客，可是她又把傅悠然打伤了，这这这……

正在这时，太医来了，皇后连忙放下这左右为难的事情，让太医先给傅悠然诊治。

“太子妃的腑脏只是稍受震荡，没有大碍，只是这肩头的伤势下官不好查看……”太医一边捻着胡子，一边用手指按了按傅悠然的肩头。傅悠然顿时痛得龇牙咧嘴，冷汗直流。

顾倾城见状大惊，朝着紫烟厉声道：“你居然用了‘裂碑手’？”

“谁让她先打我！”紫烟哼了一声，“可惜没有打实，不然……”

“住口！”顾倾城喝住她，一脸凝重地接替了太医的位置，一边用特殊的手法探按傅悠然的肩头，一边道，“太子哥哥，我们马上带表嫂回东宫去。”

齐亦北点点头，上前就要抱起傅悠然，谁料傅悠然右臂一挥，强忍痛意道：“住手！”

“你做什么！”齐亦北有些烦躁。

“不做什么。”傅悠然盯着齐亦北的眼睛道，“只是想看看热闹，刚刚你对着我和熙月不是吼得很大声吗？现在怎么不吼了？”

“什么意思？”

傅悠然站起身来，咬着牙经过齐亦北身边，低声地嘲弄道：“旧情人的师妹，果然不一样。”说完撇着嘴摇了摇头，不理睬错愕的齐亦北和顾倾城，扶着肩膀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去。

## 第四章 反击的前奏

“站住！”就在傅悠然即将迈入大殿之时，齐亦北快步追上，“先疗伤，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不是说要回东宫疗伤吗？”傅悠然道，“我自己回去，好让你们有时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表嫂，”顾倾城急道：“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傅悠然回过头看着她，笑道：“那是什么意思？”

顾倾城责怪地看了一眼没事人似的紫烟：“快给表嫂道歉！”

“我才不要！”紫烟一口回绝，沉着脸盯着傅悠然道，“若不是你躲得快，我一掌拍死你。”

“紫烟！”顾倾城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这里是皇宫，没人会万事依你，快照我说的做。”

傅悠然冷哼一声：“不必！道歉？等我哪天捅她一刀，再来跟她道歉吧。”

“悠然，”一直默不作声的皇后仿佛下定决心般地道：“你先回去养伤，这件事，母后定会还你个公道。”

“母后严重了，”傅悠然回过头淡淡地说道，“既是倾城的师妹，我本不应追究，只是她小小年纪，便出手狠辣，这绝非什么益事。”

皇后点点头道：“说得有理，你且去吧，此事由本宫处理。”

皇后固然有些为难，但也想得明白，太子妃受伤之事是瞒不住的，如果自己不作处理，若是让昭泰帝知道，事情便难办了。昭泰帝虽然喜欢顾倾城，但毕竟时隔六年之久，而傅悠然却是昭泰帝引以为傲的儿媳妇。来历不明的师妹打伤了至交好友的干女儿兼儿媳妇，于公于私，昭泰帝都不会轻易罢休。与其到时候让他来责怪自己这个皇后治理后宫不严，不如现在秉公处理，做个表率。

“怀王，也辛苦你了。”

齐瑞南微微欠身：“儿臣只是微尽绵力，不过还是没有保住太子妃周全。”说着低下头去，脸上现出两分愧疚。

傅悠然慢慢走到怀王身前，笑道：“如果不是怀王及时出言提醒，我可能真的会让那丫头拍死。”

对于傅悠然和齐瑞南当众的眉来眼去，齐亦北觉得十分的没面子，沉着脸走到

傅悠然身边：“肩不疼了吗？只顾着聊天！”

傅悠然脸色一黑，微忖了一下，脑中已有了主意，她勾起嘴角朝着皇后道：“母后，儿臣也知道此事会让母后难做，不如就让我们自己解决。”

“如何解决？”

“将这丫头交由太子发落。”

“太子？”能将这差事交出去自然再好不过，可是交给太子，皇后还是有些犹豫，毕竟一个处理不好，昭泰帝怪罪到太子身上就麻烦了。

“不错，”傅悠然善解人意地笑道：“母后放心，说起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回到东宫解决，有些事也好说一些。至于父皇那边……儿臣又怎会让太子受委屈呢？”

皇后想了想，也对，说到底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先不说紫烟的为人到底如何，只冲着她是顾倾城的师妹这个身分就不好办。所以这件事的关键还是傅悠然，如果她肯帮忙，自然万事大吉。

顾倾城此时可是焦急万分，这个师妹自小在山上飞扬跋扈惯了，此次下山是偷偷跟着他们溜出来，如今又不知道如何混进宫来，打伤了太子妃，罪名非同小可。

齐亦北听傅悠然这么说倒是一愣，让他来处理？不是给他机会徇私吗？难道有什么阴谋？

齐亦北仔细观察了一下傅悠然，想从她脸上看出一些端倪。他却发现傅悠然面色惨白，鬓角已渗出一层细汗，心中一滞，放缓了口气道：“先回去再说罢。”

傅悠然淡淡地笑了笑，又朝着怀王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大殿。

墨玮天连忙跟上，顾倾城也拉着紫烟快步离去，只留下怀王不紧不慢地说道：“母后若没吩咐，儿臣也退下了。”

皇后心烦地点点头，她得好好想想怎么对昭泰帝说，才不会惹得龙颜大怒。

傅悠然等人出了大殿，为了避免麻烦而躲在殿外的林熙月连忙迎上，扶着傅悠然道：“大夫怎么说？”

傅悠然看了看自己的左肩，又看了看顾倾城：“大概是比较严重吧？”

顾倾城道：“这裂碑手本是至刚至猛的掌法，力可裂碑。幸而紫烟的功力尚浅，并未伤及脏腑。我就这出宫去师兄那里取我独门创药，再每日加以推拿，定可很快痊愈。”

“这么说悠然还是幸运的？”林熙月的脸上尽是讥讽之色，瞄着满脸不屑的紫烟，双眼微眯。

“熙月，”傅悠然一打眼就知道林熙月想做什么，伸手拉住她，“我自有打算。”